

我和父亲隔着一场雪

□韩星星 文/图



■青春岁月

我每天上下班步行经过的这条街道，两边各种植了一排梧桐，秋天树叶开始枯黄，风一吹便有树叶飘落下来。

负责打扫这条街道的是位大爷，中等身材、体态微胖，每天上班见他早从街道一头扫到了另一头，他一扫帚一扫帚地清扫着落叶，因叶子轻小，扫起来的还未收进簸箕里，微风一吹，便又吹跑了许多。

天天从大爷身边路过，见他不停地扫，再看看那一树一树的梧桐，从秋天开始落叶，到深冬了还未落完，我虽然和大爷不认识，但也在心里期盼一场大风，尽快把落叶吹落，那样漫长的冬天，大爷便清闲许多，可以坐在路边晒晒太阳，或抽根烟打发一下时间。

可那恼人的树叶，似乎落个没完，每天都见大爷不停地挥动着扫帚，少有间隙坐下来休息。逢雨雪天，路面都是积水，落叶便有了粘合剂，紧贴着地面，扫帚扫几下都扫不起来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告诉大爷，“路面都是水，不好扫，等天放晴了，路面干了，你再扫，会省下不少力气。”大爷笑笑，并未停下手的意思。

一个寒风凛冽的早上，我路过大爷身边时，看他辛苦，又劝他：“不用老扫的，落叶哪有扫干净的时候，你扫一会儿休息一会儿，少扫几下领导也看不出来，再说了风乱刮时你根本不用扫，等刮北风或刮南风树叶被刮到马路一侧了，你再打扫便容



落叶中的笑脸

□马海霞 文/图

易许多。还有，雨雪天，也不用扫的，等天晴了，树叶晾干了，再扫即可，那样省时省力。有落叶的季节，大家都理解的，你看，你刚扫完了，树叶又飘落了这么多。”

大爷边扫边对我说：“正因为有落叶领导才让我来这里当环卫工呀，要是落叶不用清理了，我也没有饭碗了。我若是刮风天不扫，雨雪天不扫，那么一个月没几天可以扫的时间了，单位领导要是看天给我放假，那我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。”

听大爷说完，我觉得有些道理，便给他出主意：“树叶边扫

边落，扫了也看不出干净来，领导又不是老在这里蹲守，您完全可以偷点懒的。”

大爷呼着热气说，“落叶扫一点便少一点，再说我是个胖老头，扫地权当锻炼身体了，每天扫这些落叶，我也没瘦多少，是不是还得加大锻炼力度呀。”

大爷说完“唰唰唰”扫得更加用力了，连路面上的那些细微的灰尘都被打扫起来。

我把脖子缩进厚厚的羽绒服里，边打颤边和大爷聊天，大爷用力挥动着扫帚，脸上冒着细密的汗珠，这个冬天对他，不是寒冬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家庭相册

“小雪”无雪，“大雪”也没雪的迹象。节气也越来越不听话，真不像话！父亲说。

没捂上“被子”，麦苗也不愿睡，长疯了！但到春天，就会患上软骨病，风一吹，趴在地上耍赖。怎么办？把羊往麦田一放，就“迎羊而解”了。我领了父命，赶着冬天去放羊。

羊把头压得很低，嘴埋在麦叶间，窃窃私语。羊走过，麦子清一色齐耳短发，精神抖擞地炫耀新发型。我暗暗发笑，羊肚子最明白！看它们不停舔舐发绿的嘴唇，真是一顿饕餮啊。

我放开羊，让它们随便溜达，随便吃。放羊，本就应该放养。我才不像父亲刻板。

我躺在麦田，摊开身体。阳光含情脉脉，暧昧得很。羊走到我跟前，摇摇头离开。羊有羊的事，它们懒得理我。还别说，那板脸、胡须和表情，真像父亲！天空空着，阴云都跑到父亲脸上去了。雪还没影子，父亲就坐卧不

宁，害得我成了“出气筒”。

我有罪吗？温暖有罪吗？没有！更何况冬天。父亲杞人忧天，哪知麦苗快乐着呢！我快乐着呢！父亲就是怪脾气，麦苗不长，不对。长多了，还不对，到底叫麦苗怎么着！羊附和地声援几声，可嘴里塞得太多了，咕噜着，显得词不达意。

父亲担心啥？天气是有些怪，不像以前冷了，但为何一定要像以前呢？冬天为何就不能暖和呢！就像这土地，可以长麦子，还可长大豆、玉米……什么都可以长！为什么不让它顺着自己的性子呢？我心底一惊，要让父亲知道了，准会顺着他的性子将我一顿。

为监视羊，我靠着坟躺下。眼还没闭上，王奶奶走过来，用拐杖赶羊般敲起我：小兔崽子！哪儿不好躺，躺坟上，不吉利！她看看天，喃喃道：雪都跑哪了？昨就不冷点？我说：你都包成“粽子”了，还怨天不冷！她

叹口气：再冷些就好了，就能下雪了！

雪，雪与她有啥关系？又不是她的被子。我说暖和好，她又要打我。我赶紧逃。

村人说，她儿子打工了，扬言不混出名堂绝不回来，就再没回来过。她盼着下雪，一下雪年就到了，她儿子就回来了。这是村人对她说的，背地里，村人会偷偷抹把眼泪。

又是暖冬，我已从放羊娃变成城里人。那天，母亲打来电话，惶恐地说，父亲可能不行了，天天跑到村头的坟上，一躺半天，叫他也不应。

我赶回去。半年没见，父亲老了，发须如雪。我问他怎么了？他喃喃道，没事，我在等雪呢，一下雪就过年了，你就回家了。原来，我和父亲之间，隔着一场雪。

我鼻子一酸，扭过脸。我一直都没看见，人生最大的雪，正沸沸扬扬地覆盖着父亲。

多情总比无情苦

——李白的洒脱和杜甫的悲悯

□李小芬

初逢李白和杜甫，往往面临一个问题：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？那时，我的答案是诗圣杜甫。心怀天下，情牵苍生。国破山河在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多么高尚的情怀！

而这两年，重温李白和杜甫，似乎更欣赏李白诗作的雄奇浪漫想象，以及他面对人生的乐观豁达。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瀑布，“手可摘星辰”的危楼，“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”的蜀道，无不显示着李白的瑰丽奇想。不管山高水长，路途艰险，我自苍茫云海。“长风几万里”，不怕，“我本楚狂人”。即使《行路难》也没关系，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，要的就是这种豪气。

反观杜甫，自年轻时写下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胸襟畅达名作，余生的大部分诗作都抒怀着悲情艰难的世道。人逢乱世，温饱难足，自然是没那么多的欢颜展眉。看到“有吏夜捉人”“人生无家别”“子孙阵亡尽”，怎能不落泪悲忧？看到“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”“寒衣处处催刀尺”，怎能不“孤舟一系故园心”？国不雄武，百姓流离，家人“恒饥稚子色凄凉”“有弟皆分散”，你让我怎么不“怜小儿女”？

若是李白，会怎样面对呢？其实李白所愿之事也并非不违心，但他还是痛痛快快地做了。唐玄宗沉迷于杨贵妃的爱情不可自拔，喊李白写新乐章粉饰。一曲《清平调》三

首，真是“名花倾国两相欢”。当然，李白不开心也不想将就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

可怜杜甫，原本也考试及第吃俸禄，却分配他那样一个悲悯性格的人做谏官，真是造化弄人。后来到欣赏自己的朋友严武的幕府去做官，却始终融入不到严武这个“毁誉参半”的人品圈。结果呢？离开了厚禄故人的接济，杜甫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，食不果腹。

性格决定命运。想当年李白、杜甫、高适三人同游齐鲁，44岁的杜甫一举成为33岁李白的迷弟，并在以后长达十几年的岁月里，一直想着他这位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一起滚过被窝的好朋友。李白流放夜郎，杜甫“三夜频梦君，情亲见君意”，为什么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，我真是为你鸣不平。而李白，自同游时为杜甫写过“醉别复几日，登临遍池台。何时石门路，重有金樽开”的随记诗，再没什么深情的诗作记挂他的这位超级粉丝吧。

心疼杜甫。乱世里，满腔热血，难报家国。既活不成李白旷达洒脱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样子，也做不到李白肆意狂放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畅意。如果李白杜甫能相逢，我想李白一定会劝杜甫这个超级迷弟，我们一起做过的梦，守过的江山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，不要太痴迷了。还是“雁引愁心去，山衔好月来”吧。

书海掠影

